

捕捉消逝的彩虹

記田貴實的泰雅紋面探索歷程

以「傾家蕩產，隨時待命」形容自己對探索紋面歷史的執著，田貴實理解到美麗紋面背後，其實都飽含著艱辛的生命歷程，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族群的。於是不得不的使命感，讓他愈陷愈深，不能再放棄。

一個白髮瘦弱的老人倚在有著強壯臂膀的男子身上，不知在說些什麼，只覺得那像是年老的母親在跟孩子說話。雖然那是他們才能互懂的語言，但是從老人囁嚅的表情，孩子的點頭應答，我們彷彿也聽懂了。這是六年前電視新聞節目隨著田貴實去探訪泰雅族紋面老人時的動人一幕。如今老人已飛到了彩虹的另一端，而泰雅族的孩子田貴實則仍繼續在為記錄與保存紋面文化而努力。

原是驕傲的大地兒女

田貴實傷感地說：「泰雅族的紋面老人原是驕傲的大地兒女，如今卻成了被忽視的社會邊緣人。」身為泰雅族的一份子，面對這屬於泰雅族獨具的重要文化，田貴實的使命感敦促他得加緊腳步，儘快將這即將消失的光榮印記寫下來，拍下來。

田貴實原名給米西畔，是亞洲水泥花運製造廠每天三班制的割煤工人。他說自己充其量不過是個黑手，和一般人一樣認真工作維持生活所需。或有不同的是，他對自己的文化一直有一定程度的認知與關心。



年少時針針血肉烙下的刻痕，正是榮譽與責任的標記。

人的田野調查，最要感謝的，是在他背後推動的家人。

田貴實的太太開葬儀社，若遇有紋面老人去世，她都會告知丈夫：或許可以去拍拍照。但他仍是以沒錢、沒人、沒時間為由拒絕。「虧你還自許是個文化民意代表！」太太深知丈夫其實有心，於是就自己拿相機去拍。

另一件事是當時讀國三的兒子和同學吵架，同學罵他：「番仔！難怪你祖先臉上的刺青，和現在黑社會老大沒什麼兩樣，你是流氓的孩子。」孩子無法辯白。「祖父母的臉上的確都有刺

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二年，田貴實擔任秀林鄉鄉民代表。他並沒有做出排水溝、造橋、修路；等等這些看得見的政績。

「文化建設是看不到的，然而影響卻是長長久久的。」秉持這個理念，他一心著重在如何傳承原住民文化。也許，八十二年秀林鄉在布洛灣舉辦四年一度的泰雅族祖靈祭，對於泰雅族紋面文化的追根溯源，正是一個觸動。

「記得那時漢人的行政長官坐在台上，冠上頭目帽、披上勇士服，而許多紋面老人卻在台下聽他們訓話。老人臉上的刻痕，是用錢買不到的。在原住民的聖地裡，應該要敬重老人對。」田貴實當場向鄉長提出抗議。過了幾天，他要求鄉長調查秀林鄉還有多少紋面老人。沒幾天就拿到名冊，「很巧，剛好有八十二名。可是，我沒錢、沒人、沒時間。」雖然拿到了名冊，卻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名冊就一直擱在抽屜裡，當然也一直擱在田貴實的心裡。

無法退縮的文化使命

從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到後來田貴實積極從事紋面老

青。」那晚回到家，兒子問我：「爸爸，祖父母是流氓嗎？我們泰雅族是流氓族嗎？」「當時被孩子的問話震住了。孩子是無辜的，如果我再不開始去做，呈現事實，我們的下一代都要報銷了。」

看到太太以實際行動支持，加上兒子對自我族群認同的質疑，田貴實已經沒有理由再退縮。於是第二天，他便拿著照相機及名冊，開始到各部落進行一連串的紋面文化查訪。

然而，沒想到才事隔一年，秀林鄉的紋面老人只剩下四十三個。凋零的速度以倍數成長，田貴實很後悔未能把握時間，錯失了許多採集珍貴資料的機會。

方向有了，困難卻也緊接而來。「拍照，對泰雅族老人來說是很忌諱的。拍一次，就丟一個魂。尤其排斥漢人拍他們的照片來賺錢。長久封閉在部落裡，自我防衛心也較強，不讓人拍照，也不跟陌生人講話。所以儘管我和他們母語相通，但他們還是迴避我。」

八十三年初，做田野調查時，有一回，老人一見他來，馬上躲進屋裡，隨即放出看家狗。狗一衝出，田貴實不小心就掉到大水溝裡，連人帶照相機器材全泡湯。一身濕回到家，太太和孩子看到都很心疼。一向全力支持他的太太也不禁說：「不要再拍了，這又不是你的工作！」「那晚我一直在調適心情，理智還是站在我這邊。要繼續！但我必須改變方式，要怎麼去關懷老人家，而取得他們的信任。」後來田貴實每見一個老人，少則五百，多則一千，算是見面的小心意。此外，他每拍一位老人，無論路程多遙遠，都會將他們的照片放大，加洗一張送給他們。

一張照片的沖洗價格，當然可以用金錢交易，但背後所付出的無形代價卻難以計算。三班制的輪工制度，田貴



大陸獨龍族的女人也有紋面，但這是自毀顏面，以免被外族搶婚。

就要告一段落了。」

體會。田貴實傷感地說：「原本要帶他到總統府的，可是那時他身體狀況相當不好，他說：『我身體好的時候，為什麼不叫我去？等到我身體不好了，要我去又有什麼意義？』」

時也會像傻子般喃喃自語和他聊天。當客人問起太太：『妳先生呢？』『在公墓。』沒有一個人敢來找我，也因此多了些清靜寫作的時間。」

傾家蕩產 隨時待命

以「傾家蕩產，隨時待命」形容自己對探尋紋面歷史的執著，田貴實理解到美麗紋路背後，其實都飽含著艱辛的生命歷程，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族群的。於是「不得不」的使命感，讓他愈陷愈深，不能再放棄。面對這麼多精彩的人生經歷，田貴實所能做的就是加緊記錄。

「我和時間競賽，和身體作肉搏戰。但在時間無情的遊戲規則中，我往往是輸的一方，因為我趕不上他。」可能是為了避免感傷吧，田貴實又不時會說：「我生下來並不是要做這個工作的。」

在田貴實的「泰雅紋面文史工作室」，牆面上所掛的三百多幀紋面老人相片中，不管是開心，或者哀愁的面容，年少時在血肉之中針針烙下刻痕的痛楚與榮耀卻是相同的。老人們多是歷經清朝及日據時代的歷史見證者，當他們老去，一一飛向彩虹的那一端；當愈來愈多的相片，別上紀念的粉紅小花……田貴實說：「也許，當他們全部消失在這塊土地上時，我的使命



雪姐（中）與田貴實（左）相識於太平洋回國後，田貴實（右）令此生難忘。

實即使跑得再遠，也得要趕回來。有一次，開車到霧社，未料老人恰巧生病住院。一趟路趕了七、八個鐘頭，穿越合歡山到埔里，卻徒勞而返。行經中橫，難掩落寞。田貴實回憶那時情景，「當時真想衝下去。」意志力的堅持，必須通過的考驗的卻都很現實。

在體力、時間都有限的情況下，田貴實仍舊一人獨自撐持。曾嘗試帶著大學生義工作採集，「一到晚上五、六點，學生就開始看手錶，……。」已習慣沒日沒夜地投入，田貴實往往一作完田野調查，回家連衣服也沒換就趕去上班。若到外縣市，也總是自帶伙食，隨便吃點東西，就在車上過夜，不睡旅舍。省下個人的開銷，為的就是多一筆錢充作田野調查經費。



四十幾年來，紋面老人李來治就是在鐵籠內這麼一口一口地餵大自己的孩子。

本身僅是個農校畢業生，既未受過訓練，也非學院派。為了傳遞族人優美的文化，如今，田貴實熟練電腦網頁設計、口傳文學、攝影，甚至到各大學講課。田貴實說：「這全是老人們給我的智慧。」

享受一種永恒的感覺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八日在總統府舉行的「泰雅紋面國寶總統府世紀之旅」，前總統李登輝表揚了田貴實對紋面文化的貢獻。努力獲得官方肯定，卻並不讓田貴實感到特別窩心。短暫的榮耀畢竟會過去，最窩心的反倒是待在老人堆裡和他們喝一杯老人酒，吃吃野味，聽聽故事，享受一種永恒的感覺。

「紋面老人儘管環境不好，但不怨天也不尤人。他們或

許認為：這就是生活。」談到多年前第一次做田野時所認識的老人歐雪玉，田貴實仍感心疼。老人的兒子在高雄跑遠洋漁船失蹤了，只剩下她和姐姐相依為伴，每天對海呼喊。幾年後，喊回了孩子，姐姐卻走了。再去看她時，她臥病在床，兒子不知去向。她傷心地喃喃自語：「如果上帝有眼的話，寧願不要兒子回來，而要姐姐留在身邊。」

另一個叫田貴實傷感的故事，是照顧五十二歲智障兒子的高齡九十三歲母親李來治。孩子生下的第二年，因高燒不退成了智障。當孩子漸大至五、六歲時，母親怕他會去攻擊別人，於是就與孩子綁在一起。四十幾年來，母親老了，孩子卻沒有長大。

還有叫田貴實念念不忘的是狩獵高手余榮昌，田貴實膩稱他「爸爸」。曾請教他如何打獵？他答：「孩子啊，你走慣了水泥路，所踩過的腳印，類似坦克車行走的車痕。一入山林，野生動物還會等你嗎？只有虎頭蜂會在那兒等你啦！」這樣充滿人生哲理的話，是老人在山林中畢生的

除了傳統技藝的教導，歷史的追本溯源，更是泰雅文化傳承的當務之急。



榮譽與責任的標幟

近年來，田貴實的努力經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泰雅紋面文化已漸為人所知。可是有些錯誤以訛傳訛的訊息，需要釐清。

「泰雅紋面」以往多稱之為「泰雅黥面」，究竟何者為是？一開始田貴實也以黥面稱之。直到有天，一個小學生捧著字典來工作室。他問：「田老師，你說我們是泰雅黥面的子孫，可是『黥』是犯罪的意思。」我心頭一震，趕快去查清楚。證實「黥」字確有負面的意。相對地，反觀中國大陸是極權國家，但他們對少數民族的身體藝術卻稱之為「文面」，而日本稱北海道愛奴族的身體藝術則為「入墨」，兩者用字均對該文化傳承無褒無貶；而台灣慣用泰雅黥面，顯然深深傷害了一個深具歷史意義的原住民文化。當年李登輝接見我時，特別將此事告訴他，他聽完後隨即向在場的五十位紋面老人深深一鞠躬，並說：「你們臉上的刺青，正是榮譽與責任的標幟。」

的確，泰雅族紋面的用意，除了在於族群與系統的識別外，也是表示脫離不必負擔社會責任的兒童期，而已身

心成熟的表示。五歲至十五歲，必須紋面，否則不管年齡多大，均視同未成年；紋面的條件則十分嚴苛。男子必須有英勇的表現，女子必須擅長織布。由此可知，紋面在昔時泰雅族是無比光彩的烙印。

積極籌建泰雅紋面文物館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許多事情的定義、觀念也隨之改變與重建。田貴實說，紀錄紋面文化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回歸到以前刺青的時代，而是希望下一代傳承部落老人在深山野林中，克服環境、挑戰大自然的勇敢精神。

去年十一月田貴實獲得「福特保育暨環保獎」這一人文資產保存獎項。致詞時，他說：「我只是一個媒介而已，這個獎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屬於紋面老人的。」

許多人來到田貴實獨力籌建的泰雅紋面文史工作室時，都不免驚歎於田貴實對採集紋面文化的付出。相同的疑問，卻恰巧問到他心裡的痛。

儘管各界讚揚不斷，但是政府的動作還是很慢。至今，主要的經費來源仍靠他的薪水、辦展覽、演講、稿費及小額捐款。「我從不敢奢望靠這些東西吃飯，但最起碼，讓我的孩子恢復了自信，而且，由此延伸至我的族人，在文化性祭典時情不自禁地在臉上彩繪。以前哪裡敢呢？」

田貴實目前最大的目標，是希望儘快幫這些國寶級的老人們蓋一座極具尊嚴的紋面文物館。他已在離自己住家一百公尺處買了塊一百二十坪的建地。可是接下來龐大的經費，尚無著落。

田貴實的力量很小，但他做了很大的事情；政府的力量很大，但，政府做了什麼事情？